

花儿会渊源浅析

□ 孙 健

花儿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古老的民歌，至今仍流传于西北的回族、汉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藏族、土族等民族之中。而花儿会是花儿传播的重要场域。研究花儿会的渊源，对于更好地研究花儿这种民歌和传承中华本土艺术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目前所分析的文献材料中，最早在诗文中提到花儿会的是清代河州诗人祁奎元在《游松鸣岩》诗作中首记“唱牡丹”的情景。这首诗句中所说的“牡丹”指会上所唱的“花儿”，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至少在清代就有在庙会上唱“花儿”的习惯。还有他的《松鸣岩古风》写有：“老僧新开浴佛会，八千游女唱牡丹”的诗句，由此可见当时松鸣岩龙华会和花儿会的盛况，这也是目前花儿会见于文字的较早记载。

满山遍野盛开的牡丹，文人学士们赞咏的牡丹，群众句句漫的牡丹，这不正是人们把唱花儿叫“唱牡丹”的原因吗？因此我们也便将诗句中所描写到的唱“牡丹”的盛大场面，推断为诗人在描写花儿会的场景。由诗句中所描写的花儿会的场面规模之盛大，反映出在清代时期花儿会这种花儿歌唱活动已经形成。

一、花儿会与宗教活动

一是宗教形式的聚会，特别是汉族佛教、道教的各类宗教、民族活动是当地民众天然的聚合形式，为“花儿会”这种民间富含艺术的活动带来了艺术活动必需的“主体”和“客体”，即表演者和欣赏者。这样的多民族的聚会，极大地体现了民族团结共融景象，也成为花儿会具有极高的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价值所在。二是宗教活动是中国农村社会最重要的群众集会形式，是社会交往的主要场合，因此，人们只是在进行宗教祭

祀活动聚集的机会，唱花儿交朋友，并且这些宗教活动中女性是能够自由参加的。从而宗教活动为女性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合理性，因此，这也是花儿会选择与宗教活动同地同时举行的另一个原因。三是在名山胜水之地，风景宜人，人们便可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表述自己的爱慕之情，以此达到以歌传情、以歌求偶，达到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另一方面，身处在这种场地，可以避免长辈和晚辈在家庭中共唱情歌时的尴尬，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相许之愿时对自己长辈还是避讳的。

二、花儿会的社会功能

求偶。爱情是人类生命永恒的主题，花儿中的内容大多也都是以爱情为主线，花儿具有情歌的特质，在花儿会上唱花儿，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相许之愿，其目的就是达到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这也是花儿会的产生在人民社会生活中的需要。

娱乐。甘肃省和青海省处于西北高原地带，人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出来游玩，因此每逢会期，人们都会尽情地在花儿会上游玩唱歌。根据每个地方风俗的不同，对唱形式的侧重点也不同，浪山的群众多为围坐在四周观赏，聆听歌手们的演唱，并且每到精彩之处，围坐的观众会喝彩、鼓掌、欢呼，以表示对歌手的肯定和鼓励，对于比较出众的歌手，观众们都会给予披红挂彩的奖励。这种娱乐方式使得群众在农闲时间解除疲劳、寂寞，在花儿会上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达到娱乐、自娱的目的。

三、花儿会的变异

（一）花儿会演唱形式的改变。花儿是以即兴作词、借物抒情、自编自唱的形式演唱的，在花儿会这种场合，更是如此。但是现今的花儿会却有所改变。

经过近期调查发现，参加花儿会的歌手们已经不是过去广泛的人民群众，而是经常从事花儿演唱的歌手们。歌手只有10人左右，而且还有专门的主持人，而在传统的花儿会中，活动都是群众自发进行的，并没有主持人。在花儿会的现场专门搭建了舞台，歌手们都是在舞台上演出，并且借助音响、话筒等现代媒体设备，而在传统花儿会当中是没有这些设备的，都是自然地人声演唱。并且演唱花儿的歌手们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曲目和自带伴奏碟，并非是传统花儿会当中那种自由对唱、即兴演唱的方式。从参加花儿会的群体来看，参加的人以中年人居多，很少有年轻男女们参加，这一现象也使传统花儿会中有大量青年未婚男女参加的现象有所改变。

（二）花儿会社会功能的转移。一是伴随现代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的交流呈现多样化形式，已脱离近代社会面面相见的模式；现代社会的交际网络庞大，人际交往密切，花儿会所带来的聚集性逐渐被现代社会交际的日常化取代。二是随着时代变化，择偶条件和标准、结婚条件和时尚程度均出现了变化，加上婚介机构的大量出现和商业贸易的频繁，男女交往也变得更加频繁。伴随开放型社会的建设，青年人恋爱更加自由。现代花儿会的山歌爱情模式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其婚介作用消退。三是花儿会不再借助于宗教活动来聚集观众和歌手，人们光顾花儿会的目的不在其宗教性和民俗性。取代它们的是现代社会高度追求的娱乐性和商业性。物资交流已经与花儿会结合，甚至以主题的形式与花儿会并肩出现，花儿会现场的商业气息很浓。“文化带动经济，经济促进文化”的有利发展会对花儿会产生有利的影响。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